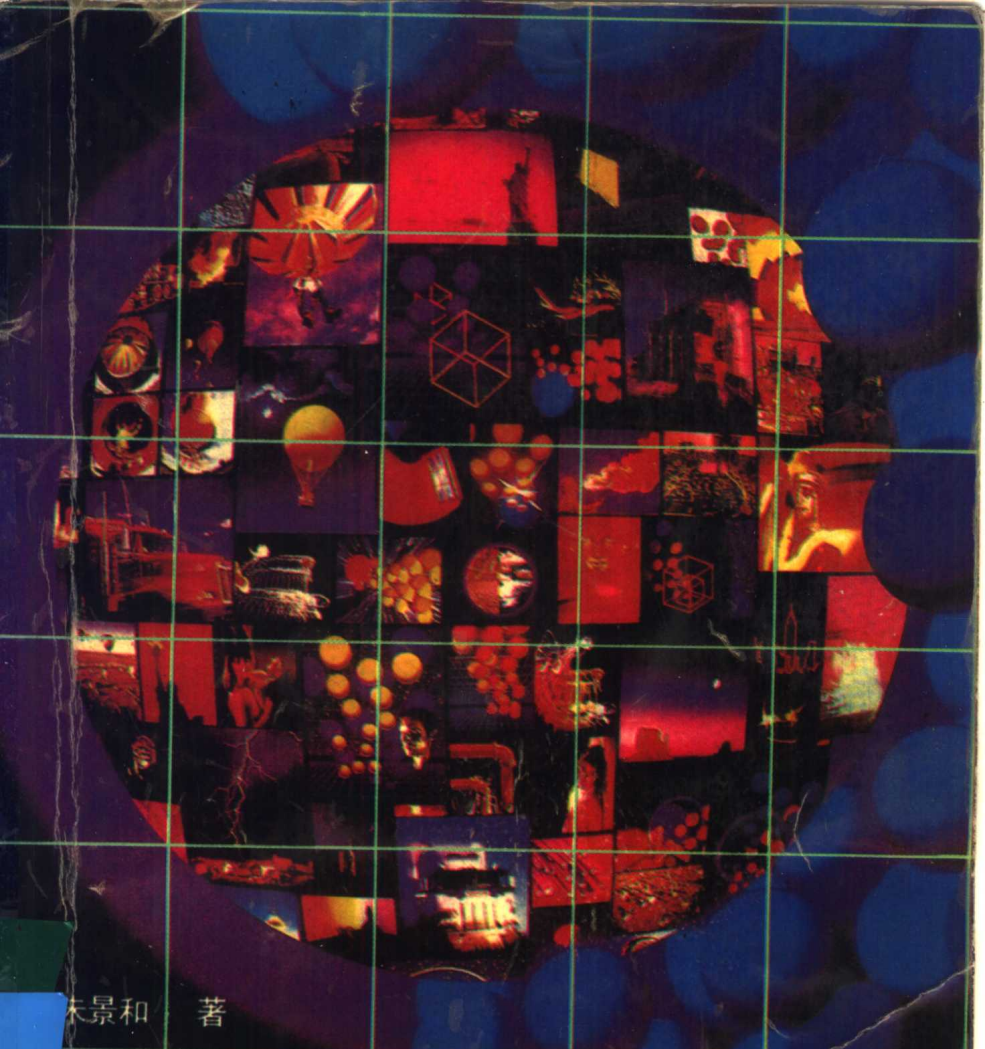




朱景和 著

电视节目大世界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电视节目大世界

朱景和 著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电视节目大世界

朱景和 著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西郊圆明园东路)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75 定价3.20元

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印数3000册

ISBN 7—81000—300—X/G·215

前 言

越来越多的人关心电视，越来越多的人指摘电视。电视是广受宠爱的娇子，电视是难做的小媳妇。全世界没有一家不受理怨，不受责备的电视台。电视工作者的苦恼多于欢乐，失败多于成功。每天每年，以至终生都在追求成功的电视工作者，未必能制作出一个哪怕80%的人满意的好节目。笔者自认为身在是非中，尚能理解电视与观众间的是是非非、苦苦乐乐之一、二、三。因此，不无顾忌地将仅有的孔孔之见，祈教于广大的骂而又爱电视的朋友们和苦而又办电视的同事们。

电视肩负的任务太多。人们对电视的期望太高。电视的责任之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电视涉及的学问门类可以十计、百计。电视有待研讨的问题更多，理论的、技术的、方法的、技巧的，多方面的课题，不是涉猎尚少，就是空白。重实践而轻理论的情况，不仅在中国，在外国也不例外。电视的发展之快，超出各种人士的意料。实践中提出的课题，只好在实践中去探索、解决。寄希望于超前的理论和理论家是不现实的。电视工作者有待在实践中总结提高，这里应当肯定，广大观众的埋怨声、斥骂声，也是电视进步的不可缺的原动力。

愿电视不枉受宠爱，愿大家多些快乐，少些苦恼。

朱景和

1989.8. 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 1、“我”如何出现为宜 (1)
- 2、妙趣横生的“家庭旅游” (11)
- 3、爽口的鲜桃 (15)
- 4、“九州方圆”摄制琐谈 (18)
- 5、骡子·椭圆和求新 (22)
- 6、露面的主笔——节目主持人 (25)
- 7、沈力和《为您服务》 (29)
- 8、朴实无华 形散神聚 (42)
- 9、让民间智慧之花
在电视屏幕上盛开 (45)
- 10、电视片回顾与展望 (49)
- 11、名山竞秀 各放异采 (63)
- 12、不畏艰辛觅奇观 (74)
- 13、攀登之歌 (77)
- 14、有力的鼓舞和鞭策 (90)
- 15、竞技节目的潜力和魅力 (93)
- 16、电视百科全书——社教节目泛谈 (110)

17、漫话电视广告节目	(126)
18、针砭·良药·警钟	(140)
19、直播和效率	(148)
20、情也相通 艺也相通	(154)
21、浩浩壮士气 拳拳赤子情	(160)
22、日本电视的后盾——节目公司	(165)
23、日本NHK电视文化教养节目析略	(169)
24、记者·编导·公司经理	(181)
附 录	(191)
美国教授谈美国电视	(191)

一、“我”如何出面为宜

——纪实性专栏节目创作浅谈

在《祖国各地》等专栏节目里，“我”（有的称为“我们”、“记者”）出现的次数和形式越来越多了。“我”在节目里出现，是节目摄制者的一种积极探索。

人们（包括作者和观众）对客观介绍式的传统手法不能满足，要求根据电视宣传的特点把其它艺术形式中经常使用的第一人称手法。直接或间接地化作有声有色的“我”，以第一人称与观众见面，从而活跃节目的形式，使之更加真实、自然、亲切。不少节目在这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诚然，艺术创作中的主观愿望和达到的客观效果，并不完全是一致的，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不管作者是否承认，“我”一旦在节目中出现，就是自我形象的一种塑造。不管什么形式，也不管是否露面，“我”的“言行”都和节目的主题、内容一起，给观众留下某种印象，发生某种作用。“我”的“言论”和“行动”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言行”适度，给人以可贵的亲切感、信任感，使节目增色。相反，任何的“失检点”都会引起不良效果，甚至对节目起到消极的作用。

探讨“我”出现的问题，不是提倡把大多数节目都办成有“我”出现的第一人称节目。相反，在大量的专栏节目中，只

能有少数节目基于内容的特点和作者的创作风格等因素，办成第一人称的节目。而客观介绍（报导）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要的。

探讨“我”出现的问题，也不是企图规定一种或几种模式，象戏曲舞台上人物出场的一套必须遵守的程式，来作为电视节目的成规和惯例，如法炮制，推而广之。而是为了从许多成败得失当中研究、探索，开阔思路，不断创新。

露声不露面。这种形式是采用的最多的，也是广为人们所欢迎的。它具有各种第一人称文学体裁的共同特点。述事、抒情、发议论，融于一体，任其自由。这种形式富有现场感，比较亲切、自然。不出面的“我”，在节目的章节、段落转换中，可以发挥“语言蒙太奇”的作用，为镜头的组接提供方便。不露面的“我”，可以省去前期拍摄中的许多麻烦，主要靠第一人称的解说词解决问题。“我”的所述所见，往往是一篇相对完整的散文。这一切，为办好节目提供了方便条件。《菜花正黄时》和《夏赏一长白山之二》等节目属于这一类。比如，《夏赏一长白山之二》中，描写绿叶的一段，“我”的声音是：“古人说，红花要用绿叶扶。绿叶，总是默不作声，甘心作陪衬的。山，要靠绿叶扶；水，也靠绿叶扶。蓝天、云彩、村庄、田野也决然离不开绿叶的；倘若一个世界离开了绿叶，我看也要逊色的。”

《秋颂一长白山之三》中，“我”在树叶上进一步做文章，情和理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我望着一片片落地的红叶深思着，我觉得这些红叶自动离开大树，正是为了让新的叶子长出来，一代接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叶的生命永不会枯竭的。”

“还有，红叶落地以后，一方面覆盖着种子越冬，同时，在大自然的温床中，自己变成了肥料、沃土、孕育着春天的烂灿，夏天的壮观，秋天的丰满。”

在《优美幽静的山间小溪》一节里，“我”又说：“看到山间的小溪，使我想起大江、大海……和大江大海相比，山间小溪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它姓什么，叫什么，谁也说不……无论春夏秋冬，小溪终是日日夜夜的流，默默无闻地流。流啊，流啊，它们将自己全部的心身流进大江、大海。大海离不开江河，江河离不开小溪。象这样的无名小溪，又有多少啊！”

对树叶和小溪的这种寓含着人生哲理的抒情言理，含而不露，分寸有度，恰到好处。在这里，“我”的作用得到了极好的发挥。

这种形式，要求节目内容真实、质朴，不留雕琢痕迹。稍露做作的痕迹，“我”的所见所述，就会削弱信任感。比如，《菜花正黄时》（1981年5月）有这样两节效果不同的内容：《集市贸易》的一节，是现场抢拍的。集市上物资丰富，赶集的农民心情舒畅，买卖双方自由地计较斤两和讨价还价的情景，气氛极其真实自然。这一节的声音是：“我来到了柯桥镇。这是一座古老的小城镇。水乡的风情很浓厚……投入农贸市场的农副产品非常丰富……油亮油亮的新鲜猪肉敞开供应，价格同国营牌价完全一样。要肥的，要瘦的，那就随便挑吧。”“我”的所见所述，形象地描述出春意盎然的农村景象，富有内在的感染力，给人以深刻印象。而《绣花》一节，拍的是一群农家妇女在露天的河边上绣花。解说词是：“我每到一地方，总喜欢到处走一走，看看新

鲜。在一个大队的村头巷尾，经常看到不少女社员，在刺绣花边”。这一节的镜头留有明显的人为痕迹。这就难免使人怀疑是“我”所见，还是“我”所导演的，无形中抵销了第一人称所应有的真实感。

偶而露面不开口。这种形式的“我”，适合于特定的环境，直接出现摄制人员的工作、生活情景。如在《冬吟——长白山之四》的开头一节里，一辆履带拖拉机，在白雪覆盖的林间大道上进行，车斗里倦坐着几个全副冬装的摄影工作者。“我”的画外音说：我来到了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站。大雪封住了进山的公路。汽车不能再向前行驶。我只好改乘拖拉机。司机对我说，拖拉机也只能送你们到滑冰场。再往上，雪更大，连拖拉机也无能为力。……”

“我坐在车斗里，寒风凛冽，气温是摄氏零下30多度，冻得我手脚发僵，全身似乎没有一点热气。我想，假如这时候，在我的怀里有一个热水袋多好啊！……”在这里，“我”对长白山冰雪绘声绘色的描述，使人感到身临其境，寒气刺骨。《梵净山》里出现的摄影工作者，是在深山密林的高树上架机拍摄黔金丝猴情景的生活和工作的镜头。《黎乡风情》中的“我”，在表现兄弟民族盛情好客的章节里，出现了记者应邀同座喝喜酒的镜头等等。类似的“我”，置身于某种特殊环境“不化妆”、“不粉饰”、“土里土气”，有的甚至带有几分“狼狈象”。然而，这些“我”的出现，不仅亲切自然，而且富有一定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具有特别的感染力。有助于把人们带入特定的环境中去，同时也了解了特定内容。这种形式的“我”，不是为了“串戏”，也不是出面采访，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开口，也不宜出现过多。否

则，会有“自我表现”之嫌，对主题内容也是喧宾夺主。

以车代“我”。有的节目用一辆漂亮的汽车作节目的“串戏”工具，还配以“我乘车从某地出发”，“我乘车到达某地”云云。观众只看到汽车在风景区、在马路上飞来跑去，却不见“我”的真容。这种以车代表的“我”，在节目中的效果和乘拖拉机冒雪上山、越野车队开向长江源头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给人以鼓舞，使人们开眼界、长知识，而前者则往往使人觉得“多此一举”，甚至给人留下“招摇过市”的不良印象。“我”的这种出现形式，益少弊多，不宜轻易使用。如果是为了表现环境，或者为了转换场景，完全可以采用其它更简便、更朴实的办法。

出面采访。摄制节目的编辑、记者亲自上镜头，进行面对面的、有声有色的采访，这是新闻和新闻性专栏节目的有力手段。它能以较快的时效，把人们普遍关心的，并不具备多少可视形象的事件告诉观众，以至在现场发表即兴评论。这种“我”的出现形式，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在诸如科学考察之类的节目中，就某些特殊问题采访专家和权威，似乎也有些道理。而在多数知识性、欣赏性节目中，这种采访形式则应十分慎重。尤其在介绍名胜古迹的节目里，手拿话筒而对文管干部或主持僧侣来一段回答记者提问，一般地说，必要性是不大的。道理很简单，这种节目并不要求时效性。它的内容主要是知识性而不是新闻性。作者对自己所表现的基本内容，不说精通，起码也应大体明白。他完全可以通过相应的画面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容不迫地向观众介绍清楚。而现场采访所谈及的问题，往往叫人觉得是“明知故问”、“装痴卖傻”。再加上问答双方缺乏必要的语言表达技巧，

言谈枯燥乏味，节目诗情画意的格调、情趣盎然的气氛，会被破坏，因而得不偿失。

似“我”非“我”。有些节目为了追求镜头的效果，专门安排一个演员代表“我”，在不同的场景里，随着解说词做“戏”。它的效果颇似故事影片里主人公的内心独白。

《荷叶颂》和《爱晚亭》都属于这一类。这两个节目，借景抒情，以情言理，感情真挚，有思想深度。但是，“我”的表演有失生硬，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有损于意境的创造。

非“我”似“我”。有的节目用的是第三人称，却不惜用大量篇幅，请演员在风光节目里“串戏”。如一个30分钟的节目，一男一女两个青年演员先后出现了30多次。时而携手漫步，时而互相追逐，时而又举伞并坐。服饰也一再更换。他们既不象游客，又不象导游，却到处露面，无戏做戏。比如下水游泳，湖边钓鱼，挥桨荡舟，钻山洞，穿密林，火山口照像，听革命故事，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在鹿场喂鹿，到放蜂场吃蜂蜜，进参园谈人参，上山采榛子、摘尝刺五加，直到赴宴入席。有一段解说词说：“这个地方幽深奥秘，人迹罕至，没有探险家的勇气，只能望而却步！”而镜头上正是这两个青年演员，身着时装，携手漫游，嘻嘻哈哈，好不轻松。解说和画面南辕北辙，恰成矛盾。

更疑，作者试图通过演员的一系列活动为风光节目增光添彩。可是，客观效果相反，他们在节目里身份不明，处处插科打诨，给人的印象是轻佻、浮浅，与壮丽的山河风光是很不协调的。这样的“串戏”人物，和通过旅游者的行踪和视线拍摄名胜古迹，随着科技人员的活动纪录科学考察的成果是完全不同的。人们虽然明知他们不是“我”，却又不免

把他们视为“我”，甚至把一切不良印象归咎于“我”。这种非“我”似“我”的表演，不仅拉长了篇幅，浪费了时间，而且严重地干扰了视线，损害了主题，败坏了作者的形象。

更有甚者，有的节目干脆请演员扮记者，装饰打扮随景更换，比舞台戏中的人物还花哨。语言动作装腔作势，真真假假，似我非我，但却到处“采访”、“参观”。解说词里，“记者如何如何”不绝于耳，节目后面的职员表里还明书着：“记者 某某饰”。令人不知所以。

凡此种种，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和探讨的。

纪实性的电视专栏节目，要讲究艺术性，但是，不能违背真实性的原则。人称的使用——“我”如何出面，决不是一个纯技巧和方法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严肃地对人民负责的问题。在广大观众的心目中，节目里的“我”，就是记者，就是编导。记者的职责是崇高而又严肃的。他的一言一行都应该是认真负责的。记者的出面（包括出声不露面），不是为了亮相和扬名，而仅仅是为了发挥电视的特点，更好地为广大观众服务。我认为，关于“我”的出面，有如下几点是很值得推敲的：

首先，是否必须出面？“开门见山”和“曲径通幽”都是艺术创作的至理要诀；“直言”和“含蓄”同为人的美德。在纪实兼欣赏性的节目里，“我”最好不要轻易露面。不露面的“我”，可以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把“我”规定为性别、年龄、历史、素质各不相同的身份，述事、言理、抒情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一旦规定了身份，那么，“我”的语气，应始终保持一致。

抒情、论理，应该以观众看到的画面为依托，努力做到声画相辅，情景交融，事理相通。如《荷花颂》里，画面是荷叶上水珠滚动，落于水中，小鱼在游动。解说词说：“荷叶是无私的，酷暑久旱的时候，夜晚，它一点一滴地吸取甘露，在自己身上结成了珍珠般的小水珠。多么宝贵啊。然而，他自己却一点不沾唇，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留给湖中的鱼儿，留给大家，”几个普通的画面，配上“我”的抒情和议论，立刻变得情长意深，感人肺腑。相反，脱离画面的抒情和论理，会搅乱人们的视听，艰涩费解。一个节目的总体寓意，不妨含而不露，让人们去思考、想象。“含而不露”不同于“含而不清”，它是在主题明确的前提下，“话到嘴边留半句”。而具体的声画内容，应该让人们一目了然，不留歧意。

“我”不宜轻易扮演。“似我非我”和“非我似我”的人物，在电视中出现的不算少，但成功的不多。我想这并不是编导和演员不努力，而应该从纪实性电视节目的基本特征找原因，即它的非情节性质。这种节目引人喜闻乐见的，是艺术化的描述情景、趣闻、新鲜事和寓于其中的健康的思想内容。而那扮演“我”的演员，所做的无情节表演，与节目的基本内容缺乏内在的联系。人们要看的是景、物、事，而不是“我”的做戏。无戏做戏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任务，因而有可能演得越认真，越假；出面的次数越多，离题越遥远。说严重些，这样的扮演，既有损纪实性电视节目的声誉，也歪曲了“我”——“记者”的形象。久而久之，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电视记者是一些轻浮，娇柔做作，真真假假，不可信赖的人。这么说，绝非是危言耸听。

“我”一旦出面，最好是实实在在，不加粉饰。电视摄影记者的工作本来就是一种高尚而艰苦的工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电视摄影记者来说，毫无夸张。让人们如实地看到“我”的若干真实工作情景，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有益的，一旦需要“我”开口的时候，似应“画龙点睛”，“少说为佳”，并力求口齿清楚，能让人听懂。当然，“不加粉饰”并非“不修边幅”，适当注意仪容是十分必要的。有的节目，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中，让出面的记者换上崭新的成套礼服，与其周围人的装束完全不同，和他所在的环境很不协调。这也是一种假。自然，扮演“我”更不应提倡。

《逛冰城》中的“我”——相声演员串戏，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形式。它的特点，是题材内容和节目形式的巧妙结合，即节目内容内在的趣味性和相声幽默、诙谐手法的有机结合，用于别的题材，就未必有效。

“我”是否出面，如何出面，应服从题材内容。“我”不应轻易出面，应该力求出面有益。

“我”的广阔用武之地，是“节目主持人”式。

长期以来，我国各种性质、各种形式的电视专栏节目，都是“小电影”的模式。内容不错，形式呆板，这是通病。近几年来，各电视台的一批专栏节目，都在探索专人主持节目的途径。以纪实性系列节目《话说长江》为例，它基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小电影”模式，节目自始至终用第一人称。主持节目的“我”，时露时隐，夹述夹议，自由活泼，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形式的“我”，完全可以与本文列举的第二种“我”的形式相结合。作为风光名胜节目的主持

人，“我”有导游的性质和任务，但是，是有别于商业性的导游。“我”并非记者，但又不同于演员扮戏。“我”的格调是高的，“我”的言谈都是通俗而又生动活泼的，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高尚的情趣。“我”与亿万观众一起，共赏祖国山河之秀，名胜之美。这样，“我”的作用会得到较好的发挥。《话说长江》节目主持人的美中不足，是还保留着不少客观解说节目的痕迹。然而，它毕竟向人们展示了“我”在电视上大显身手的美好前景。

电视工作者应该认真总结，大胆创新，让更多的、自然亲切的“我”活跃于屏幕，从而更好地为广大电视观众服务。

二、妙趣横生的“家庭旅游”

——析《祖国各地》专栏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的《祖国各地》专栏，从1978年7月开播以来，一直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一位海军战士投书电视台说，他“从电视里看到故乡黄山的美丽风光，无比激动。一腔爱国、爱家乡的感情更加强烈”。他还说，表现大好河山的节目使他进一步感到他“在东海孤岛上守国门，保家乡，责任重大，无比自豪。”一些老同志也称赞《祖国各地》专栏节目是最好的电视观光、家庭旅游。他们在战争年代走南闯北，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游历风光名胜。现在生活好了，人也老了，要游览也跑不了那么多地方了。《祖国各地》专栏节目，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有的教师要求学生注意收看这个专栏的节目，以从中学习历史、地理和文化知识，增进对伟大祖国的感情和了解。

《祖国各地》是一个历地文化知识性的专栏，它为什么普遍受到欢迎呢？

首先，在于它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这个专栏节目的题材包括，山河风光、文物胜迹、古今名城、风土人情和建设新貌。专栏开播5年来，已经播出了200多个节目。一大批名山大川的壮美景象，20多个省会名城的面貌，一系列中外驰名的古迹、文物，陆续被介绍出来，犹如一块块磁石，吸